

荷蘭、比利時藝術之旅(下)

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腫瘤外科 沈茂昌醫師

5/30 (2014) 打開阿姆斯特丹地圖，會發現市中心，標示著明顯的Red Light District (紅燈區)，如果那裡是城市的心臟，心包膜12點位置是聖尼可拉斯教堂，3點是佛光山佛堂(1)，4點是舊教堂，就在紅燈區內(2)，6點是我們住的The Grand，9點是新教堂，也在紅燈區內，上帝的天堂(教堂)與凡人的天堂(紅燈區)混處或比鄰而居，隔牆相望，也是奇觀，凡入一時把持不住，做了一些事情，於心不安，走個幾步轉個彎，就有教堂可供懺悔告解，或到佛堂阿彌陀佛，燒香拜拜，去除孽障淨身，當年荷蘭海



圖1. 佛光山佛堂。

運發達水手上岸，當然直奔離碼頭及中央車站不遠的紅燈區，我們這一團也不例外，久仰紅燈區大名，check-in後，迫不及待，趕快去見識見識。



圖2. 夜來，人群熙來攘往，熱鬧非凡的紅燈區。

紅燈區每窗前一盞小紅燈，透明櫥窗內(3)，來自世界各地，白黑黃褐任挑，燕瘦環肥儘有，為應付特殊需求，也有熟女，女郎站立或半坐，搔首弄姿，穿著短小窄得不能再短小窄的胸罩及褻褲，有些還會閃閃發光，五彩繽紛，令人眼花撩亂，有意者上前議價，合者小門打開，恩客入內，窗簾立刻拉上，

內附設一小床及簡單沖洗用具，馬上辦事，紅燈區已成觀光重點，男女老少咸宜，女仕們也看得津津有味，同行女仕有人提議，給點費用，進入櫥窗，暫借服裝，角色互換，親自下海體驗一下，擺pose，裝sexy，保證造成轟動，一定會



圖3. 紅燈區透明 窗內，女郎搔首弄姿。

紅，當然還要請人拍照或自拍，po上網或face book，同事朋友見了，不狂按讚，並瘋狂轉載才怪。

紅燈區原則上不准對櫥窗女郎拍照，女郎見你手拿相機對她，會向你搖指表示不可，或乾脆把窗簾拉上，有時見一群女觀光客走近，品頭論足，也會把窗簾拉上，大體說來，治安感覺良好，參觀者大多是好奇的觀光客，男女老少皆有，非常熱鬧，這裡不似其他地方之色情區，大哥充斥，黑影幢幢，令人不安，越夜氣氛越high，醉漢大麻客淘淘然高歌自舞，只要不騷擾他

人，大家見怪不怪。

今天(5/31)全日自由活動，自己規劃行程，我依照墨刻出版的旅遊書「荷蘭比利時盧森堡」把阿姆斯特丹分為中、東、西、南4區，中區(紅燈區) 昨夜已走過，南區為博物館區，是明日行程，今天全日，我計劃帶太太到東區(安妮之家附近)及西區(林布蘭之家及廣場附近)走透透，要照計劃走完，須要一些體力和耐心，走多少路視情況而定，把長久以來缺乏的運動，一日補足。

The Grand出去向西走，就是水壩廣場，是阿姆斯特丹的發源地，廣場上的白色尖塔是完成於1956的戰爭慰靈碑，紀念二戰傷亡將士，這裡在1960-70期間，成為全世界嬉皮聚集的場所，當年無數嬉皮在此恣意隨心躺臥，狀如海獅，故有「海獅之丘」的稱號，附近有皇宮、西教堂，杜莎夫人蠟像館及富麗堂皇的Magna Plaza Shopping Center，由以前的郵局改建而成，繼續走向安妮之家，還未到就看到長達百多公尺的排隊人龍，想不到安妮之家人氣這麼鼎盛，也可能是因為閣樓木造小房間，空間狹小，必需管制參觀人數。

安妮法蘭克在1942年6月12日獲得一本布面日記簿為13歲的生日



禮物，開始寫日記，一個月後，安妮的姊姊接到納粹的召集令，即將被送入集中營，父親趕緊帶一家4口，躲進預先準備的公司閣樓密室裡，靠同事好友的暗地幫助過活，從那時起到1944年8月4日被捕為止，度過兩年不見天日的歲月，後來全家被送進集中營，戰後只有父親存活，安妮在英軍解放集中營前一個月死亡，立志成為作家的安妮在閣樓，不斷地寫日記(1942年6/12-1944年8/1)，為納粹滅絕猶太人歷史，也為個人短暫的生命，留下珍貴的記錄，安妮被捕後，日記本散落一地，被父親的秘書收藏起來，戰後交給安妮的父親奧圖法蘭克，奧圖決定完成女兒的心願，於1952年出版日記，1999年安妮被「時代雜誌」選為20世紀最具影響力的百大人物，2004票選最偉大的荷蘭人，安妮排名第8。

我們沿岸在運河區漫步，處處可見令人驚艷的建築(4)，走到中央車站，巍峨的聖尼可拉斯教堂就在車站正對面，緊鄰的是淚之塔，位於港邊的「淚之塔」建於1480年當年許多婦女在這裡流下傷心的眼淚，目送男人們出海，挑戰充滿未知和危險的大海，經過熱鬧的新市集廣場，各種攤販雲集，也有跳蚤市場，再過去就是林布蘭之家(5)。

林布蘭從1693年(33歲)起，在這裡住了20年(6)，直到破產為止，



圖4. 運河區，兩岸處處可見令人驚艷的建築。



圖5. 林布蘭之家。



圖6. 與林布蘭合影。

內部陳設根據林布蘭手寫的財產清單，儘量搜集一些那時代的擺飾，來維持當年的模樣，但都不是真品，圖畫很多，但只有一幅曾經灰塵很厚，清洗時，意外發現林布蘭的簽名，是真跡。

到了林布蘭廣場才發現廣場中央高高豎立著林布蘭的雕像，前面



圖7. 林布蘭和「夜巡」裡所有人物的銅雕。

是夜巡畫裡所有人物的銅雕(7)，與真人同等比例，唯妙唯肖，這麼精美的展物，居然不曾看到旅遊書提起，還好沒有錯過，來此參觀，擺pose照相的遊客特別多，必需耐心等待，馬路對面幾家Beer House集滿了奇裝異服，打扮怪異，頭髮染成五顏六色，敲鑼打鼓，人手一大杯海尼根，又歌又舞的遊客(8)，氣氛很high。他們告訴我說3大世界知名樂團，今夜要在Heineken Music Hall表演，全世界各地的粉絲都來慶祝。真想加入他們狂飲Beer。

我們很不捨地離開充滿嘉年華氣氛的林布蘭廣場，繼續走到瑪雷吊橋(9)，這裡是畫家最愛入畫的美景，看著橋腦海不禁浮起梵谷的名畫「吊橋」。今天到此，運動量夠了，海洋博物館及NEMO科學中心只能隨緣，看看明天是否還有多餘時間。回旅館還有一段路，去China



圖8. 打扮怪異，人手一杯海尼根的遊客。



圖9. 瑪雷吊橋。

Town用個晚餐，順道再到紅燈區走走，今天馬不停蹄，一共走了將近12小時。

6/01(日) 阿姆斯特丹擁有許多博物館，因而享有博物館之都的美稱。其中最大最值得參觀的就是



國立博物館，是全歐洲第一座純粹以博物館為使用目的而建造的博物館，今早在專業中文導遊陪同下，前往參觀，我們預約入場時間為9點半，10點半須趕到梵谷美術館，只能重點參觀很可惜，館內最為知名的收藏就是17世紀荷蘭畫家－林布蘭和維梅爾的作品。就在二樓中央畫廊的荷蘭繪畫區，收藏有21幅林布蘭特的畫。

「夜巡」是鎮館之寶，參觀人數最多，可照相，但得抓緊時間，以免影響他人觀賞，旁邊有一小幅當年複製的夜巡，因為有此畫才知道原畫曾因太大張，放不進懸掛處，而被裁去一截。看完「夜巡」「紡織會的理事們」和「猶太新娘」，再匆匆趕去看維梅爾的「倒牛乳的廚婦」，然後看著林布蘭的最後一張自畫像，萬般不捨地向63歲的林布蘭說再見，後會有期。

林布蘭生於1606，18歲那一年，搬到阿姆斯特丹習畫，並成為一個成功的畫家。林布蘭24歲，便得到曾任四屆市長的解剖學教授杜爾普請他畫一幅畫，畫中7位表情不一的外科醫師看著杜爾普用鉗子夾起屍體手臂的肌腱，生動活潑的畫面，脫離傳統表情僵硬，排排站的生硬畫面，而聲名大噪，成了炙手可熱的肖像畫家，身價百倍，

畫價也狂飆，一畫千金，事業蒸蒸日上，33歲就買下豪宅，並收集名畫、兵器和古董。「杜爾普醫生的解剖課」成了所有醫學歷史書都會引用的一幅畫，高雄醫誌創刊號即以其為封面，此畫收藏於海牙的莫瑞修斯博物館，該館整修中，暫不開放。

36歲(1642)受「市民保衛隊」之託，畫了「夜巡」，這幅畫無論在構圖或是光線的處理技巧上，是荷蘭藝術史上最重要的創作。

奈何招惹到一群有錢却不懂畫的大爺不爽，爺們認為他們每人都出同樣的錢，應該得到同樣對待，不該有些人在亮處，有些人在半明半暗處，於是叫林布蘭修改，大家得相同的亮光，林布蘭堅拒，他說「我是藝術家，我的任務是創作美，不是計算人頭」，僱主為索回畫金，對簿公堂，林布蘭的事業從此江河日下，生活開始走下坡，甚至破產賣屋，一文不名，搬到窮人落腳的約旦區。

55歲再畫了偉大的傑作「紡織會的理事們」，但已時不我予，晚境淒涼，63歲死時，孑然一身，妻兒都已先他而去，下葬於西教堂公墓墓園中，徒留名作，長存人間。就像是其他許多的藝術家一樣，林布蘭在死後經過數個世紀以後才開



始出名。林布蘭是歷史上自畫像最多的畫家，14-63歲共畫了100張以上，最後一張自畫像老態龍鍾，兩眼失神，顯現的是蒼老和無奈，英雄氣短，懷才不遇。

維梅爾的畫題材平凡，從沈默靜謐的氣氛中，散發出濃郁的人情味，藉由女性的溫婉幽雅，呈現小品的寧靜，相對於林布蘭的男性的陽剛與沉重，有很大的差別。

維梅爾只活了43歲，一生從未踏出台夫特(Delft)，作品數量很少，孩子却不少，最少11個，一生貧窮，有數次告貸的記錄，一生只有37幅作品，以妻子卡特琳娜為模特兒，畫室很陽春，模特兒衣服重覆，沒什麼名氣，當然沒有弟子，其作品的擁有者全是平凡的市民，如印刷商麵包商等，大概也賣不了多少錢。死後默默無聞，沒有留下日記，沒有自畫像，連信都沒有留下一封，200年後，1866年法國記者德奧菲爾多埃報導了他的身世，作品於是受人青睞，還給他應有的聲譽，悠悠歲月，終於躋身於藝林之中。

梵谷美術館嚴格控制參觀人數，如果是散客要排隊等很久，我們有預約，時間到了由另一入口進入，入館後如要仔細欣賞畫作，還須排隊，花很多時間，不能照相，

我們只能從較遠處走馬看花，按創作年代順序由早期在荷蘭時陰暗作品如「食薯者」，接著在巴黎受到印象派影響用色愈來愈明亮多樣，如「臥室」「向日葵」，最後進入聖雷米精神療養院，奧維小鎮時的最後遺作「麥田群鴉」匆匆瀏覽一輪。入寶山而未滿載而歸，是有點可惜。

今天我們能夠在梵谷美術館看到這麼豐富的典藏，包括油畫800幅，素描530幅，書簡700封，除梵谷外，最主要是2個人的功勞，第1是他的弟弟西奧，梵谷每畫一幅畫，都會向西奧、妹妹、母親或朋友寫信傾訴創作過程，西奧把他的信和畫完整地保存起來，使得今天世人可以從他的書簡，看到他每件作品的創作理念及表達方式，這在藝術界可說是非常獨特，絕無僅有。

第2是西奧的遺孀約翰娜，他對梵谷的作品非常傾心，仔細整理和積極出版梵谷給西奧的書簡，約翰娜過世後，兒子V. W. 梵谷接手，1931開始將作品借給阿姆斯特丹市立美術館展出，至1973年設立國立梵谷美術館。

梵谷一生短暫只活了37載，27歲開始繪畫，繪畫生涯10年，而讓他成名的作品，全都完成於備受



惶恐與絕望所騷擾的人生最後三年，生平只賣出一幅畫「紅色葡萄園」，賣了400法郎，只值400條法國麵包，一生幾全靠弟弟西奧接濟，死後「嘉舍醫生畫像」在紐約佳士得拍賣會(1994)，以美金8250萬(26億4000萬台幣)賣出，是全世界最貴的油畫，他喜歡畫人物，但因請不起模特兒，只有照鏡子畫自己，留下許多不同時期的畫像，梵谷的最後一張畫像「臨終梵谷」却是由史上最貴的畫中的嘉舍醫生，于1890/7/29梵谷死前在病榻旁畫下，權充遺照。

梵谷死後，只有西奧，嘉舍醫生，盧梭等6位朋友為他送行，沒有牧師，沒有樂隊，當要在他住處餐廳起靈時，嘉舍醫生想起梵谷曾說「我最大的願望就是能在這家餐廳開次展覽」，他叫兒子回家去把他房間裡掛的梵谷的畫搬來，掛在餐廳牆上，再送喪。

嘉舍醫生懂畫，自己也畫畫，他是西奧的好朋友，梵谷從聖瑞米的精神病院回到巴黎，病情未見好轉，西奧建議他到離巴黎不遠的奧維小鎮養病，那兒有位好友嘉舍醫生可就近照顧，嘉舍醫生獨具慧眼，看過向日葵後向西奧說「藝術史上沒有任何東西，能和些鮮黃的向日葵相提並論」梵谷到奧維的第

二天就給嘉舍醫生畫像，共畫了兩幅，第一幅就是全世界最貴的「嘉舍醫生畫像」，另一幅收藏在巴黎的奧賽博物館。

最後的作品「麥田群鴉」一群黑壓壓的烏鴉，在烏雲密佈的陰暗天空下，低飛在麥田上，整個畫面令人強烈感覺鬱悶，似已透露出些許不祥之兆。不久一顆子彈使梵谷短暫的藝術生命戛然而止。

日本安田火災海上保險公司1987年以4千多萬美金在倫敦拍賣會上買到一幅「十五朵向日葵」轟動一時，參觀者絡繹不絕，公司業務也因而蒸蒸日上，公司決定捐33700萬荷幣給梵谷博物館整修，忽然泰晤士報指出該畫不是出自梵谷，繪者是法國人斯凡奈凱，梵谷作品真假一向由梵谷美術館的專家論斷，但該館一直不願對此畫發表談話。安田的「十五朵向日葵」和梵谷博物館的「十四朵向日葵」對比起來，構圖如同拷貝，簡直一模一樣，只是筆觸少了梵谷的奔放有力。

看完博物館步行至車站前，搭乘玻璃船暢遊阿姆斯特丹運河區，在波光粼粼的水面上，從不同的角度看看昨天走過的地方，辛格爾運河以內的同心圓型運河區，已於西元2010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



世界文化遺產。

在中央車站下船後，還有一點時間，我倆趕到海洋博物館，賣票小姐提醒我們離閉館時間只剩一小時，原期望可以看到荷蘭稱霸海上世界的輝煌燦爛航海史，參觀時發現展示方式與傳統博物館不同，隔間說明很混亂，有點不適從，有點失望。還好停泊在館外港口有一艘1990年建造，複製18世紀的「阿姆斯特丹號」，當年航行於荷蘭及東印度的艦艇，可以上船一窺海上的船長船員及戰鬥員的生活概況。

NEMO科學中心，與日本關西國際機場同一個意大利建築師所設計，以船為造型設計而成的巨大綠色建築，沒有時間入館體驗「科學的不可思議」，但拾階爬上樓頂，坐在最高處的雅座，吃冰淇淋喝啤酒，鳥瞰整個阿姆斯特丹，回味著兩天來匆匆走過的路途和瀏覽的美景，明天(6/2)一早就要搭機回台。忍不住，再多看一眼，再見了，阿姆斯特丹，我會永遠懷念妳。